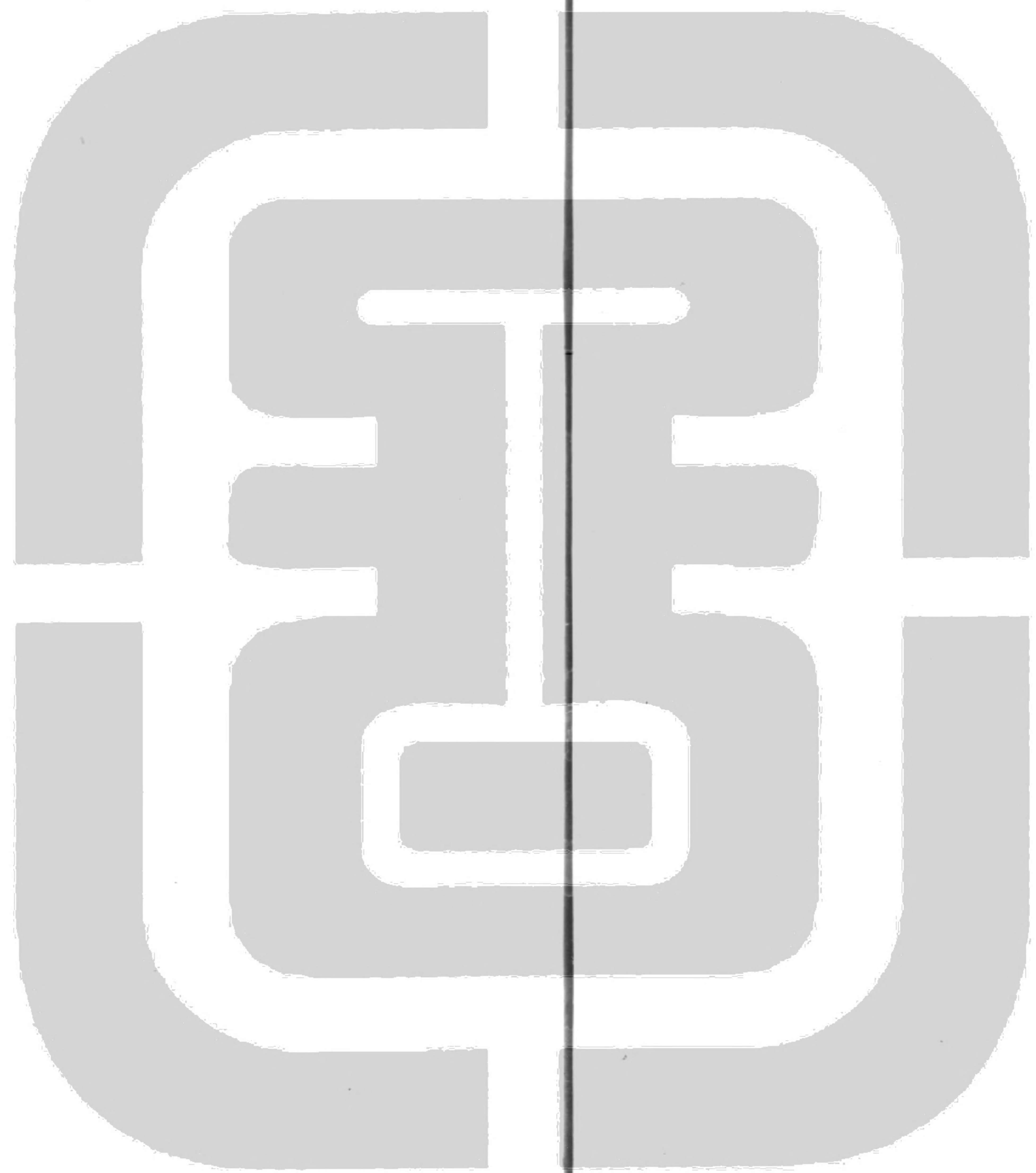


中州文表

許魯齋

金



中州名賢文表序



文之行世不猶水之行地中乎河洛
淮濟天下之水之盛者也其行于地
中或數千里以至萬里而入于海茫
乎沛然孰得而禦之何哉有源故也
賢者之於文亦然仁義以為本禮樂

以為用詩書以為輔騷史以為飾矩
度以為準開闔以為勢鋪張以為體
其言主乎立教其志將以求合于聖
人之言故曰觀于海者難為水遊於
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夫言之非難其
將以求合於聖人者之難也而賢者
乃獨務其難卒使其言垂世而立教
者何哉有本故也惟脩辭立誠以益
充仁義之本斯言不戾於聖人猶水
之有源則其出也必盛此理之常無
足恠者昌奉

詔提學中州且九年嘗觀濟之源于

王屋觀淮之源于桐栢濟與淮中州
之名川也所謂天下之水之盛者也
濟出王屋伏行二百里而始大發發
而即盛淮出桐栢行百餘里亦大發
發而即盛非若溝澗溪澮挾潢潦以
自溢者比此非其源之深乎既又南

觀河洛河出圖洛出書在古聖人之
世而皆在中州之境中州居四方之
中嵩嶽在焉詩有之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故昌嘗旁探遠覽自申甫而下
於漢得賈生於唐得韓文公於宋得
兩程夫子於元得許文正公皆中州

之名賢也今或數百年以至千年而
其言猶傳非其本之大乎本以仁義
用以禮樂輔以詩書飾以騷史其言
之所主要皆教之所寓而矩度開闔
鋪張之大較森然畢陳此宜不戾於
聖人而有傳也懷慶守呂恕以許文

正公遺書授昌昌遂附之以姚文公
燧馬文貞公祖常許文忠公有壬王
文定公惲字木魯文靖公獬諸集之
僅存者而表章顯著之蓋皆中州之
名賢也故題之曰中州名賢文表夫
諸賢之文其行世如河洛淮濟之行

地人固無有禦之豈必昌之能表著
哉愛慕之已切記憶之務勤維日維
夜手披口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其
內集復有外集正集雜集凡若干卷
云

成化七年三月朔旦姑蘇劉昌序

中州名賢文表卷一

內集

姑蘇劉昌 欽謨

許文正公

遺書

奏議

時務五事

至元三年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
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
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
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
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

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廼為恭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摹一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

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它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晏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

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

十一年

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徙無常處九帝二百一十

八年

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

前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南涼秃髮烏娃據廣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國家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其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

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惶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此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為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謀神筭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

守三百八十五个
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稍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二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擗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擗與匕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

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千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不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致氣味之美莫不睹日月也獨術者為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有馬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况

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為耶古人謂為山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汚濫內專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士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雍塞參差謬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俸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凡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衍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

為君難三

踐言得民心

防欺

順天道

任賢

去邪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

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為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款陳于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

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矜指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

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罷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况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

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

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
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
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
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
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
肅剛嚴峭直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
賂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
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
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
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恃權粹吏

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
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欺
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
所擇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
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唯無喜怒也
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
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
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
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
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

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摛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 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實之周行 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一曰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

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言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

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
 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
 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
 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
 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
 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
 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於惟
 過失然後發之之類
 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誘
 近習勢在官闈則

謂言闈
 之類

人君不察以諂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

信以佞為可近喜怒哀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
 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
 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
 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
 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
 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
 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
 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
 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
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
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
澤深矣然一傳而大康纔畋于洛萬姓遽仇而去
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景從
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
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邪
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
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望生焉禹啓愛
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大康尸

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父母也是以失望秦
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
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爲寬仁也是以不平推
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
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
告天下天下悅之與其有實旣而實不能副遂怨
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
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其有
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邪失望之怨不平
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之也必如

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
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
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
累哉柰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
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
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
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
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
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

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
殷富黎庶樂業移訐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
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歟偉哉未見其比也秦
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
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
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
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
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
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
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

冬筭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或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但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乘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

農桑學校四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

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
 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復之推之衍之恩之
 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
 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
 之迹無不合自此胷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
 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
 而八之聞者忽焉泛焉莫以為意察其所至正如臣
 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
 解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
 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

使富兵可使疆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

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

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

之善所以防者為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不能也

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

擾害盡毆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督

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

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

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

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是二者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慎微五

定民志 慎喜怒

崇退讓 守信

定民志

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

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為士農安於為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

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

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

一人可不為寒心哉

崇退讓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

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

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

慎喜怒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

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

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

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

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
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
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
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揣君必
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
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為地七姬七類甚
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一人獨以喜之怒之
為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為不當
理也最宜深念其失在於不守大體易於喜怒也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

畏天不愛正酒荒色荒故不恤方寸無此失何苦
使人不信

奏對

至元三年二月二十有六日檀州北李家莊後山見
上面奉德音竇漢卿獨言生以道重當時汝亦知之
何為狗情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
子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無爾也是云是非
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也省中事
前雖命汝意猶未悉今特面命汝也人皆譽汝想有
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事所以無失百姓所

以得安其謀謨在汝也謂汝年老未為老謂汝年小非小也正當黽勉從事無負汝生平所學安童尚幼未苦更事汝謹輔導之汝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

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生平雖讀書而所得甚淺然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其所不知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悟且有執持告之古人言論悉能領解臣以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衡竊意國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哲

商論歷代創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稍為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守成此有國者之先務也因習宴安以為不可而其委任又多殘民蠹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于已酉庚戌民之困弊極矣困弊極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有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聞于天下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故先皇帝繼統民皆忻悅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改更弊政以興太平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天下之民使之刻剝付天下之物使之侵欺大為失望所賴者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

大安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之矣此曹畏避
威名不敢縱橫但于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譖愬將
爲不利於陛下但天命人心皆在於此故不得遂
其所願然委付一事實爲不可而其間節目又少
有不可不可焉其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爲可其
不可者是又不可之不可者也淺見若此未知是
否臣衡伏覩先皇帝聖旨叮嚀懇至其大要欲事
辦民安二者而已然所委之人唯能刻剥害民阿
附近要肆爲欺蔽竊據寵權又烏知事之所以辦
民之所以安乎虐政所加無從控告先皇帝在潛
固知此弊及其繼統不唯不見黜逐且遽復大權
而委用之於此見欺而所命之旨皆屬不可不必
更於其中有不可之辯也賈誼告文帝削地制
敵文帝雖喜賈誼之言猶謙讓以爲未遑然終能
舉行其說者審而後發發無不中也

中州名賢文表卷一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許文正公

遺書

雜著

讀易私言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
 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
 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
 無應則或困於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大抵柔弱則
 坎無應而凶順有應而凶之類是也
 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

內集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

九

湯惠

字三百三十六个 吳惠刊

多豫剝坎恒困井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

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

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

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

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一本作其難易之勢固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

則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

是才居道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

不往之為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

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止於初為義

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

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瑣

乎小過宜下而反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

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為

之累矣謙曰取吉小過曰取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

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

上是動於欲而不安於分也凶亦宜乎一本無上二段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况

不得其正乎一本乎上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

內集 湯惠高

美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有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於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為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言乃定凡為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有緩乎其凶矣雖失正矣苟或居中猶可以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一本自究而言

同今重錄如左○元陽本吉凡陰本凶陽本吉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其凶矣

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

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

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其吉多焉

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

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陰得中有溥溥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

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得雖無應可也况六五虛中以待已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為美也

允九二允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為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勝也獨節之為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允之中以剛為說巽之中以剛為入皆有才適用之臣也然允務於上上一陰為主巽務於下下一陰為主其勢有所不同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

二無應徇已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陰柔之始也上陰柔之極也而已以陽剛之才獨居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已也加以至尊一作君主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一作然則

幾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為重無應而處中則以慎守之義為重錯舉而言一作本舉而則卦之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正且

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為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陽剛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揆其資性一本作才質亦不肯安其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順隨益之方受彼也上

下之來又何患焉無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抵足為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為重也屯震噬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也一本震六二在

艮六二後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為之時則有不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為累也一本不可必作不可卑究其用心作究論其心為累也作為疵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畧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傷於柔邪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良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又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中不正悖忤時義其為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為輕坎兌為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或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

一本作近君之位
先生親改如此

以柔

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
 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
 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一本作陰而勢逆勢順則無
 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
 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為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
 動而知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承陽以陰承陰
 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
 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
 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夬之四有凶悔之辭
 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

應為優無應為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
 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
 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為以
 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
 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
 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一本作故初九

四雖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
 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本

勝在下作故有應無
應有得吉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
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
且反為君之所忌也恣橫專悞鮮有不及禍唯噬
嗑之去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
為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為甚緩究而言之固
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甲故以中為美震之成卦
在乎下故以下為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
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

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臣
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
持其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
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勲德
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一本作然而卒

戒慎恐懼之義也陽處陰位為體剛用柔持是以
往其多功而寡過宜哉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
可久居其所也久則勲德反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
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一本

上陰下與坎不殊順而入之相
得尤固此所以亦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乎中正之君畧與
巽同然又有以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
矣故八卦亦無凶悔吝之辭一本作以陰承陽其
能周旋曲折不違於正道
是宜處多懼而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一本

已身得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

才一作居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

震九應之則顛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

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

艮以能止為義能止其身則無咎可也一本凶咎
下作蓋

之道子之道妻之道主
於貞順貞順則無過矣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為

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一本作人
君位也諸爻之德

莫精於此一本作莫有
粹於此者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

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

麗之文明一本無
二之字異順於理艮篤於實皆能首出

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

一本此也獨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為未善

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一本則作觀其辭則
戒之意可見矣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

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

咷也一本乾九五是以剛健中正之才而處人君之位也不問何時皆無悔咎唯履之剛決同人

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與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

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一本作勢非善也故下有

忌而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本

無德字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一本無六字文明柔中之才

而麗之一本無之才而字悔可忘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

二應之為貴濟也下一本作更得故大有睽鼎未

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位得中而免也一本無得位二字有

應於下者五字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一本無九三字為動之主

而六五以柔中乘之六字其勢可嫌也一本無也字

得九二剛中應之一本其勢頗振動故恒大壯解

歸妹比他卦為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

辭亦異焉一本作故亦勝於豫震小過之無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

相得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無

各應則充為美也一作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

相得則無內起之難相濟則有成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一本無之

位之才可以有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一作能一

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

也可為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一無其字不緩待之

則有咎矣一本作唯待為可待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為也

一無目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一作

也二無字故僅能成功一作無故字然非可大有

為也一作無然字更或無應一本更則獨依剛傳於

君道為愈下矣一作是不得於臣又不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

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有濟

故師泰臨升或吉或無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為

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求貞故也一作

以六居五中而不正得九二剛中濟之事乃可立

故師泰升臨或無咎而化交率皆戒辭蓋陰柔之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

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

則指其可由之方否解困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

保之道蠱無妄頤才適時甚足貴也臨離時過適

則難與行也乾坤小畜泰節中孚大濟義之善或不

必勸則直云其吉也大有利大勢之惡或不可解

則但言其凶也屯訟比噬復坎明夷夫有始不

得志而終無悔吝者同人有始履其欲而終有禍

敗者萃因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蒙晉反其常而

動者事已窮也師謙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

猶告之豫大壯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論

之需良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蒙蠱賁剝大履

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

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

爻教戒之辭唯此為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

事之已成乎一作蓋其事

讀文獻公撰著說

盧君校正撰著之說一本作校定曲折艱深辭意隱

晦及探其所以去取之由則有甚可疑者如舊說一

爻變究以四齊之而不合乾坤六子之率及自為說

乃以八齊之一法而兩其數其為不同也甚可惟况

四齊八齊之後尤不能一無見靜變往來之實雖能

苟合其率而不知實不相似也且初揲必令多少之數均是分二之後不掛一而掛二也既遠大傳又恃先儒其不敢以為然也審矣因演八卦靜變往來之數云

為乾而靜者八千

一本自注云諸卦大抵靜者最多而一文變者次之二文變者

又次之三文變者為最少

一文變而之巽之離之兌者皆四千八百

二文變而之艮之震之坎者二千八百八十

三文皆變而之坤者一千七百二十有八一無字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正合十五畫卦之數立方除之得三

十二并坤卦則六十四矣六子皆做此本無正合至做此止下云坤與六子同

為坤而靜者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一文變而之震之坎之艮者三千一百三十六

二文變而之兌之巽之離者四百四十八

三文俱變而之乾者六十四

爻以老動而陰性本靜故在坤而變

者為極少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無一本

為震為坎為艮而靜者皆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一文變而之坤者皆七千四百八而震之兌

離坎之兌巽艮之離巽者皆二千二百四十

二文變而之乾者皆三百二十而震之坎艮坎

之震艮艮之坎震者皆一千三百四十四

三爻皆變而為巽為離為兌者皆一百九十二

右三卦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

為巽為離為兌而靜者皆一萬一千二百

一爻變而為乾者皆一千六百而巽之艮坎離

之艮震兌之坎震者皆六千七百二十

二爻變而為坤皆四千 三十二而巽之離

兌離之巽兌兌之離巽者九百六十

三爻皆變而為震為艮為坎者皆五百七十六

右三卦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却

有八卦靜變之數計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凡一十八字

諸卦之數大率靜者最多而一爻二爻變者次之一本

作一爻變者次之三爻俱變為最少蔡氏曰一奇二

二爻變者又次之耦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之者陰陽之

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

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

則以四十九著虛一分二卦一揲四則為奇者二為

耦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

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

而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

陰一也觀此則盧君之得失可見戊申八月庚辰識
于家塾用驗他日學之進否

論陰陽消長

凡陰陽消長皆始於下故得下則長失下則消自始
長而至長極九八消自始消而至消盡九八長蓋消
之中復有長焉長之中復有消焉長中之消其消也
漸微消中之長其長也亦漸微故一復長而至三益
三復消而為二震二長而至四無四復消而為二夷
二長而至四家人四復消而為三豐三長而至五同人五
復消而為二臨二長而至四中四復消而為三歸三

長而至五履五復消而為三泰三長而至五畜五復
消而為四壯四長而不消遂至於極也雖然此姑論
六畫者然也積而至於九至於十二以至于無窮則
所謂純陽純陰者正猶一尺之筭日取其半萬世不
竭其細微之極非特不可取而得亦不可視而不可
見也是知天下古今未有無陽之陰亦未有無陰之
陽此一物各具一太極一身還有一乾坤也孟子謂
萬物皆備於我者是已第未得一元之數汭而下之
以見吾生亦未得吾生之數沂而上之以見其元安
得如康節邵先生者從而問之至元三年十一月二

十有一日謹記時寓燕京崇天觀中

長

一三 二四 二四 三五

一四 三五 三五 四極

消

五三 四二 四二 三一

四二 三一 三一 二盡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

中州名賢文表卷三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許文正公

遺書

雜著

紀疑二事答李仲叔

家語亡弓

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該義則職業有分
體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
必入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為
我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說尤為著明四五年来執此

以為是用是心以揆昔者人亡人得之說故卒難領會近又推而論之似終有不可行者且弓之為物細物耳雖曰人亡人得而勿求其失未甚顯也使楚子亡其夫人亦曰人亡人得而勿問則已不可矣况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使曰人亡人得而勿恤則淫暴之惡未可非而天命之斷未足懼也其可乎哉竊謂楚子亡弓之初當趣令求之求之不得當自反曰我蒞事不敬也委任非人也往者既不可追矣繼自今日兢兢焉業業焉任賢使能俾無再失則庶乎古人改過不吝克勤小物之義今乃舍此不務以能忘為貴則是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職業不守而以溥博自居無亦近於兼愛之流歟

論語子所否者

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然其處事接物必以己義制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若以孔子之不與者遽為天之所厭則其說反似過高而有難充其類者如不見趙簡子而趙氏之世方興請討陳恒而陳氏之族方盛若以趙氏田氏為不義則可也若遽以天厭言之則有礙矣田橫若不死而仕漢則酈商必無可友之義曾子出妻所適之人曾皙必無受贖之理應

事接物恐止以己義制之不必要彼以天之厭不厭也今日所見若此未知何如

衡再拜言采諭以反身而誠為頌子樂處意極精切衡雖未能悟厥旨謹受教矣家語論語說猶未盡曉敢言所疑

論子玉請復曹衛

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則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較詐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間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為得也為君子而不至於善之長為小人

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蓋嘗於晉楚爭霸之際觀之楚之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與文公君臣孰淺孰深遽使伯棼請戰於楚子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欲急間讒慝勇於立功而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角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瑕而攻堅以弱而制強吾未見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是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周衰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不險者不足以為詐故伯比

之間隨也遺其禍於數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弘者
不足以為詐故句踐之滅吳也忍其心於屢請之時
今得臣既昏且蔽又躁而急迺欲擁西廣東宮與若
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
譎萬變自古為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明分曹衛
之田以賜宋者非厚於宋也激齊秦之怒也私許曹
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師之戰也至
於退三舍而言愈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用以感
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忿而得臣於此豈惟不知
方以誤彼又且甘投陷穽以致敵於人噫詐力之

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吾儒之議然
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南
也憑陵猾夏號召諸侯其聲威氣焰懾動當世亦可
謂甚強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忿
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孰謂以跋
扈之君反不能下制一臣吁可恠也已三綱倒置人
倫不明國雖強大而君子已為寒心城濮之戰萬不
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
有甚於喪師之慘矣世之詆霸者猶以尚功利為言
殊不知霸者之所為橫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

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霸者以功利何其僭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辨說

辨欲其信也辨而後信未若不辨而信辨而不信尤未若不辨之為愈也辨之要在於自克自克則喻喻則無事于辨矣偶或未曉則盡其心善其說以懇導之猶或未曉不强也二曉字一本皆作喻字幸而開悟則歸美而加敬焉晦其迹使人不知其出于己也此辨之善也雖然辨出于不得已而不肯自己者是易言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辨

之辨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忿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悔辨之不至此豈辨之不至辨之已甚也吾竊嘆憫思有以告之未識其果信否也既而悔之以揆出揆以是亦得已而不肯自己五十步百步又奚辨焉姑記其說時用自省

王生名字說

王氏子昔嘗從予遊曾未閱歲迺遷居燕然于今蓋八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而其禮節恭謹無異平時予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教之因其求更前名遂為說以命之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

計字三百五十五
有以終身守之者誠之大中正極不可去也薄俗
昏愚鮮克由禮昔為師友今為路人滔滔者皆是也
之子從學未久而獨能眷眷於相從之舊非本心之
明有以自守其何以能之謹訓其名曰遵禮字之曰
安卿誠能因其所已知而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
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脩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
日之王生也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先朝國醫吳敏脩著傷寒辨疑論寔得中景傷寒之
要先生猶子璋亂後獨有其書頃嘗幸得而詳讀之

槩見先生醫學所造之妙嘗謂醫方有仲景猶儒書
有六經也必有其於此然後可與議醫然其文古其
義隱學者讀之茫乎不可涯涘今是書辨析疑似類
括藥證至發先賢之未發悟後人之未悟雖以愚之
不敏一讀且有開益彼專門業醫者得是說而推之
則所謂茫乎不可涯涘者當了然矣目曰辨疑夫豈
徒云已未冬十月戊戌河內許衡序

高凝字說

高生講冠禮予忝預既字之且求所以命字之意因
為說以告曰世變以降波蕩風靡而天下日趣于薄

昔者聖人蓋憂之故其垂世立言莫非博本抑末以
謹厚篤實為勸蓋天下之善必原於謹厚篤實天下
之惡必始于浮躁淺露此尊君命生之名取於鼎象
之意歟尊君以古自立而又以古教生其命生之名
取易卦鼎象凝命之凝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
守也猶鼎之時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
文約禮日篤於人道之常猶鼎之身帝養人之用不
為法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
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
可住其間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為流俗所移况又
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為徒厚其正也
不為徒正體具用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
亦賢乎

留別譚彥清

譚君彥清辭氣溫雅自始識竊有慕焉既又見讀吾
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嘆仰既又接
其論議則尚慕古人以敦本抑末實學為己任雍容
樂易大有以畏服人者方將鞭策駑蹇私擬竊効未
能也將別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盲其
不可也又奚疑雖然盛意不可虛辱將以私擬竊効

者告焉可耶否耶請之勤而後言其或可少恕耶夫
 人患不博古而博古或滯於形迹而不可用於時人
 患不知今而知今者或徇於苟簡而有害乎道二者
 雖有皆未也惟學古通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君之
 尚慕古人雍容樂易既能是矣能是而又言之不幾
 於贅乎蓋將堅其所已至而期其所未至故云

本又譚

君彦清辭氣溫雅自如始識有慕焉既有見讀吾聖人
 書雖館傳暮夜手不輟釋益使人嘆仰既有接其議
 論則尚慕古人以有為於時為已任雍容樂易大有
 以畏服人者方將鞭策駕蹇私以擬效未能也將別
 去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壘假道於盲其為不可
 也固矣然盛意不可虛辱將以區區者告焉可耶否
 耶請之勤而後言其亦庶乎可耶夫人之學貴於師
 古而師古者或滯於形迹而不適於用也貴於隨時
 而隨時者或徇之苟簡而不中於理也二者其可謂
 善學乎惟師古適用隨時中理然後可以論學君之
 向慕古人有志於時蓋能尚矣

呈丞相乞致仕狀

許衡呈衡舊患脚氣復因憂感變為水腫此等病候
 類多難治三數年來止以忌慎之嚴苟延視息今乃
 叨居要地陪列元臣之德乏才既不足以辦事非勲
 非舊又不足以服人虛負寵恩莫任憂畏以故耳增
 重聽心苦多忘腰痛未已而手麻腹滿絕輕而澁澁
 有困危之勢無安養之期望加矜憐特賜聞奏使退
 循常分仍守舊資豈惟免尸位之愆亦可効育才之

助心獲無憊疾庶有瘳仰干高明伏幸裁處右謹具
呈丞相閣下 年月日許衡呈

辭免京兆提學狀

後學儒人許衡先於輝州承奉令旨遷來京兆教授
人家子弟欽依外今月初一日續奉令旨遷來京兆
該廉宣撫保奏令衡充本府提學者衡自推非才不
敢祇受即於宣撫相公及以次官員處告覆至今未
蒙允納竊聞提學之官即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
正學業實風化人才之所自緣衡早年羈旅學無淵
源於舉業工夫未至成就若不量度叨冒寵榮取四
方之譏辱王府之命不止為罪於一身也事有所繫
義在必辭伏乞宣撫使司詳察擬為回奏施行取鈞
旨乙卯年三月日儒人許衡狀

對大小學問

人稟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所以為人故人之德有五
仁義禮智信人之倫亦有五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以人之德行於
五者人倫之間各盡其分乃所謂奉天命立人道也
然人生氣質所稟不同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
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凡上品下品之人
分數常少而中品之人分數常多聖人立教使民生

八歲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歲始與王公卿士之子
 同入大學小學教人自下事上之道如子孝於父臣
 大學教人自上臨下之道如敬天脩德節上知所以
 臨下則下順下知所以事上則上安上安下順此古
 昔治平之興必本於小學大學之教也

韻語

祭鄒國公文

唯公之生運適周衰正途壅底大道凌遲分承三聖
 力破群疑禽獸揚墨妾婦秦儀宜載祀典宜配先師
 敢脩庶品敬薦于時

祭李生文炳文

惟生總角從吾誦詩讀書善言日親惡言日踈二十
 安學志向吾儒經史晝夜筆硯朝晡追則周孔治惟
 唐虞究始與終論精及粗事我甚專敬我無渝不恤
 異議不為俗拘較之後生鮮或能踰我年四十病稔
 微軀別汝西歸待死鄉閭三年林下頗得安舒事既
 加少病亦尋除念昔舊學日就荒蕪思欲講明共力
 誰歟我來自西跋涉崎嶇省汝視汝操立何如身出
 門庭名聯士夫斐然成章不忘其初我竊慰喜有汝
 生徒遂意老日相與鄰居益汝新聞卒我前圖舊縣

之別中懷未敷擬再會見叙此區區行舟催發水路
縈紆十日之程復歸吾廬昔者憂汝多病而懼此別
安強謂必無虞訃音忽來告汝身歿我初聞之恍如
乘虛撫手痛悼放淚長呼三日皇皇食無一盂束裝
東行令壻與俱官事適丁引類連茹悠悠遠思阻越
旬餘今我來期吊汝城隅不復歡迎但爾荒墟可勝
哀哉可勝悲夫道之隳廢欲汝同扶天既奪汝天其
喪予我年日衰我德日孤思之念之我心如剗汝之
父母平日勤劬汝之兄嫂竭力馳驅汝未一報人世
俄殊生非已有死獨誰無惟汝之死家道淪胥幾成
而敗欲榮而枯念之思之能不噫嗚魂兮魄兮知乎
否乎一盃薦生生其饗諸

留吳行甫疏

竊以學務求師師明則正可就學賢期衛道道明則
益以為賢義有當從謙何過執行甫先生德堪模範
學窮淵源已煩善誘之勤先著小成之效遠圖可望
幼志俱親豈容中道之退歸深抑與情之企慕智惟
成物忠必誨人忍令諸子之無依坐視前功之不繼
萬願復垂絳帳弘古人之舊風重受青衿起今日之
新學謹脩短疏用表深衷切望高明特賜允許

寄張左丞

吊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
克已就義始合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
人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為有害助而握之
其害愈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王汝成
稽古千文

太極之前此道獨立道生太極函三為一一氣既分
天地定位萬物之靈惟人為貴太古結繩民醇而愚
茹毛飲血穴處巢居伏羲畫卦始造書契神農黃帝
三王繼治五帝少昊高辛堯舜揖讓傳中以心

曆數在禹夏承虞禪謳歌歸子啓與扈戰大康遊畝
羿距于河仲康失權胤征羲和一成一旅少康中興
桀虐百姓天道禍淫應天順人殷湯革命咸有一德
伊尹元聖太甲放桐虺庚遷都武丁中興受終獨夫
文王事殷明夷蒙難武發開周首訪洪範成康持守
周召夾輔穆王訓刑宣王復古幽感褒姒犬戎所喪
平王東轍國風遂降虛器尊周五伯馳騁孔聖春秋
爰始魯隱七國爭雄蘇張縱橫孟軻仁義卒老于行
孝公彊秦鞅變井田報朝昭襄周祚以遷併吞六國
始皇詐徂罷侯置守焚書坑儒阿房長城賦役虐民

二世子嬰陳吳亡秦項起泗楚劉興沛中項弒義帝
劉從董公轉戰五年資謀三傑進嬰垓下始定漢業
高帝忘功誅醢械繫溺愛戚姬欲立如意良招四皓
幼惠遂定呂雉鳴晨房闈出政陸賈計行平勃交驩
祿產就誅劉氏乃安文帝恭儉詔半為農景帝遵業
醇厚民風武承富庶始建年號窮兵虐耻末年滅耗
立昭繼武功歸霍光孝宣中興道雜霸王元成哀平
權移女黨張禹佞諛乃生王莽十有五年亂生新室
更始劉盆王尋王邑光武中興群盜皆滅寇鄧元勳
耿賈洪烈天下平定進尚文史退全功臣封縣數四

禮優嚴陵占動大史二百年間名節奮起明帝苛察
章帝寬厚和誅竇憲殤終襁幼安雖享御權歸外戚
北鄉弗求順淪嬖習冲幼質聰弒于跋扈桓誅梁冀
陳李黨綱靈委官奪黃巾嘯聚進召董卓獻終漢緒
曹丕稱魏劉備興蜀孫權號吳三國鼎足混於西晉
都於洛陽武惠懷慈劉聰所亡元帝南渡一馬化龍
建康再振為晉之東明成康穆哀廢簡帝武安偽楚
恭遜劉裕原晉之弊起於浮誇清談之極五胡亂華
宋齊梁陳元魏東西南北瓜分後周併齊隋文混一
始盛開皇煬帝窮奢恭帝禪唐唐高之興太宗之謀

閨門慚德責以春秋田以租調兵以府衛七百餘員
首定官制貞觀仁義髣髴三代本根不正隨亦闕壞
再傳高宗已罹女禍李勣一言唐業幾墮武后稱制
欲立三思憊非仁傑孰引東之中宗復辟嗣興韋后
廢遜玄宗以功授受開元太平天寶昏亂貴妃內惑
祿山外叛肅宗即位大分安在中興有頌功不贖罪
代宗中材德宗猜忌奉天所倚陸贄仁義順在東宮
陰賜天下憲任裴度平淮有雅惜其晚年禍生不測
穆敬昏庸不能討賊文宗越意太和清明僅殺弘志
莫正典刑輕用訓註禍成甘露武用德裕遂平澤潞

宣宗寡恩唐治以衰懿僖昭哀遂不可支唐患非一
朋黨闕寺藩鎮強大宣武篡弒朱梁李唐至于石晉
劉漢郭周是為五閨錢馬高陽承襲割據李王孟劉
各復僭偽兵變陳橋宋祖即位剋平中夏以國傳弟
九葉中衰訖于元世四海會同本枝萬年稽古提綱
維此千言

墓銘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公諱天德字君表其先耀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祖
儀徙高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為縣吏父諱

禮以大定庚子歲十二月庚子生公于北郭公之父
雅好儒而仲兄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公亦篤勤
能副所望既肄業太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
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
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
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
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
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其為隆德
也被圍於德順冒圍請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
台撫養倉庾誅鋤強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

安化主帥以公忠勤使兼錄事并鎮撫軍民又牒令
判府事晝夜不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年居民餓死
殆盡卒逮救至圍解召公還京師公歎曰既不能救
民之死又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擾攘中竟留月
餘悉收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
守而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
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
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為有在也埋沒篆刻
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
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

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寇氏早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女二人皆幼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高陵閩國鄉奉政原之先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朋友而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苦枕塊居廬啜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氏朱氏攷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獨得以禮葬有子如此公為不朽矣河內許衡敬叙其事而為之誌且系銘曰

出也有為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宵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詎諛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

中州名賢文表卷三

中州名賢文表卷四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許文正公

遺書

書牘

與竇先生書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
 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憶圖聞之踧踖
 且驚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于再三始
 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問之不終前惠是用
 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之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

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揜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一作平則斯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為也一作治乎其來有素也一作漸矣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一作偏則斯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為也一作亂豈一其來有素也折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

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違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槩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掘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掘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為的信而守之罔敢自異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一作不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一無此一句有是區區救之自若又豈區區者所敢耶二十三字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

內集

中庸

二

楊惠寫

沈不足為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為可用之材也一作
相愛之深未應乃爾一作何若夫春日池塘秋風未
黍夏未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稚架
蒲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
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
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
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
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隳華悚息待罪

答耶律惟重書

書奉寄耶律生久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

審聞尊文以下皆安以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
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夙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
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
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
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
讀吾恐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
究析其可疑可信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
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
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溫柔敦厚
經夫婦敬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或有益至於此等疑

議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
 急迫慢罵殊無溫柔敦厚含蓄氣象抑其少日之為
 耶抑或他人為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
 人意表未易折衷容胥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
 是否也因風附意惟愛是望不悉

與楊元甫論梁寬甫病證書

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
 胗也發熱脉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
 肺與脾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為逆如此者例不可請
 瀉蓋補金則慮金與火持而喘咳益增瀉火則慮火
 不退位而痰癖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
 以治病藥加之聞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
 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孰論遠期秋涼庶就平
 復蓋肺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
 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證增
 損服之

升降浮沉則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
 損服之之順其理和其氣為治之大方也或覺氣壅

間服加減枳朮丸或有飲間服局方枳朮湯數月後
 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已至色
 青色赤及脉弦脉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
 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

升降而增損之正內經曰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
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怫鬱正
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
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
幾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蘊
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
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寬甫病候初感
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
至于今恐亦宜倣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
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

必然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與子師可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
此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尚未成
誦問其指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高疑來聞
汝肯自勉礪勝於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韓
遵道今在此言論意趣多出小學四書其註語或問
與先儒格言誦之甚熟至累數萬言猶未竭此亦篤
實自強故能尔尔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
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

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汝果能篤實果能自強不
患學不至不能篤實自強我雖貴顯適足禍汝萬宜
致思比見且專讀孟子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
偷惰無耻之病疑也相與輔導之至元三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與子師可

與子聲子義

比年諸幼多病不勝憂苦近方收拾一二小者為讀
書計政恐擾動不安聞令親傳道雅意甚非所望衡
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成一廛與老妻稚子
竭力耕鉏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至願足矣

且西去丘壠不遠尤為快便日夜思此至熟也夫尊
榮貴顯固人之所甚欲然鶴之乘軒隼之乘墉豈惟
取謗怒於天下彼挾矢者交會罔至殆其生之不能
保將愛之實害之先生不慮及此邪區區之懷冀蒙
照察是以不避抵冒之罪極意盡言

賢王誤采虛名曲垂召旨以學官之職降付鄙人逃
去則不敢聽命則不能夙夜憂惶莫知所處聞二君
子還王府矣有解釋之路願賜教約夫尊榮顯貴人
之所愛然鶴之乘軒隼之乘墉反足以賈禍而召怨
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為愈也亂後雖守小庠實出僭

妄比年竭力經營田廬庶覆前日之非何意虛聲展轉至於如此二君子最知衡者萬頭為意衡頓首再拜子聲子義二執事

與仲晦仲一

衡頓首再拜仲晦仲一兩君子執事將春敬惟雅况清裕衡山野鄙人虛名過實不勝愧負仲一過京兆以稠人中不克款附所懷繼荷仲晦公特書慰勉使衡寬而居安而待其時已為士君子家託二三子相從正句讀今復十數矣其束脩之供綽有餘裕恩旨益之以俸給是魚肉而又熊掌也以義制之不容有

受且仲可遵道之生理未治其事體自是不同再四辭於宣撫廉公左右未見從允靜言思之將苟避矯激之嫌必難免士林之誚託所以解之非二君子其誰可而弗獲即有不安明公必能見察於言意之外也區區不已重附從宜李公幸矜亮

恩旨令衡充京兆提學衡之寡陋先生素知使依先所降恩命教人家子弟已愧不稱况提學之職必習於舉業場屋有聲可得為之而衡蹇淺昏昧一無所曉何以當此苟強顏為之不唯取笑四方為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為當路諸公之累是以傾輸悃悞

計字三百六十个
冒瀆陳說仲晦仲一二君子所願奉致此意何由使
衡得守先命少緩士林之議便風伏賜誨藥迹者從
宜李公來傳道二君子雅意佩感但病中不及作書
爲謝

與把仲輝

把仲輝具悉日來所履良用憮然衡也與子爲師與
令親爲友不能善誘善導使入孝慈顧相怨交惡反
出衰俗之下益自知平日區區初無小補德之涼薄
其誤人乃如此可勝負愧勸道之言非有固吝但疇
昔事幾方來嘗面陳可否猶黑白然且不見信今業

已爲之豈咫尺之書所可回邪雖然故舊之情不忍
遂已擬托韓遵道過蘇門款叙所懷雖知強聒罔濟
以愚懇無他庶或有一中耳汝今日所處固爲甚難
然天下公議必責備於臣子必責備於賢者父之過
即子之過也正當反躬自克百倍其勇令親之失亦
汝之失也此若不悟勢將滔滔有無窮之悔矣重思
重思

與王濟川詳議

濟川詳議友兄執事之用春來會見無恙也別去不
知遽爲永訣追念往者相從之舊豈勝哀痛少者致

養老者待養人之常理吾兄春秋高生業未遂已為憂苦不知何以堪此也凶變之來莫測以為天耶人耶要必勉自寬解遠為後人慮庭玉回草叙區區之奇任重尤當自力餘不及盡言之

與韓總判邦傑

總判邦傑舊友相別之久相去之遠公務匆冗中乃不能忘相從之舊殊慰懷想而無競又論為學為政皆有進長尤可喜也衡卧病僅一月未能出門無補公私徒增愧恐區區之念想諸公可憐也比會見望以時加愛加勉不能悉

與提學先生

提學先生執事顯之來審文况安適為慰嚮來會晤俱以忽忽不遂挽留之願別後寓此又復一年無補公私徒憂懼增念昔相期隣居接壤督兒輩種田讀書徜徉山水間以盡餘生此志敬得遂否病中草草奉候未間千萬保練是祝區區不能既

與李仲實總管

總管友兄執事太夫人捐館既不克奔慰又無便風以奉區區可勝惘惘關中之別迨今幾十年不獲寧處風疾纏綿重重憂患鬚髮白已盡矣何時一見細

道久別之懷因風敬附謝懇未間天氣尚熱萬祈以禮自愛不宣

與孫謙甫

謙甫友兄執事遠承惠問且知別後尊况佳安喜慰之至秀才德性可愛及此妙齡肯為學不輟其成就當有過人者今日所期雖未即遂或者天命未欲小成乎事既偶然惟宜緩待不知以為如何會見時當更論秋涼保練是祝區區不宣

與趙輔之

宣撫公契舊執事托梁寬甫奉書想今已達秋涼遠惟交候康裕少事輒復于况某人某之甥聞為國濟所苦執事肯為區處得就安便甚望竹頭木屑或可量材用之又出望外也國務方殷不暇言此瑣細豈勝愧悚然親戚之求有不獲已焉者萬乞照亮未間惟為國為民自愛重

宣撫公舊契執事一別忽復許久豈惟交游之舊日積馳情向來定亂破奸為天下賴此又欽服之意不容已也其來辱惠音承起居佳勝太夫人亦康健感慰可量衡自去歲得脚氣近日始緩餘皆無可言者因風奉報此比良晤萬冀為斯民自愛區區不宣

與友人

向來報書想已聞達人行重附鄙意衡自前年得患脚甚思吾友相與隣居方將終營復此出今燕居燕城日就衰朽何別離之易而會集之難如此也區區拙迹某人能道其實不足煩吾友慮比會晤唯祈以善自重不宣

與君瑞先生

君瑞先生侍側其來辱誨簡審聞尊况動止康裕甚慰遠懷衡即此旅寓日益無聊某人歸能道其實外人或傳曾受職任正由不知已者相玩戲也掛齒且不可况筆之書乎千萬乞照亮未間惟冀以道自愛重區區不宣

與扈正之

正之鄉兄執事向在關中得幸相近以墳壠之故不遂相守吾兄遠臨潼關哭泣為別可見故愛之情如此其別後日復一日馳驅道路間憶昔者相從之樂可勝悵惘秋涼遠惟尊候泊仙集各安裕衡即此區區無足道者未間惟調護即前高大不宣

與扈正之

向在關中得親近才卿文遠輩有講習之樂自有切

磋之益東還入紛擾冗中所接聞殊不如意加以衰
病繼作旅寓遠道憶昔相從優游自得豈勝悵惘秋
涼敬惟尊况泊玉集各安順人行草草附問會晤未
涯切真以時自愛區區不宣

與許仲常

自約鄧州迴即寄書來今不聞一信何耶生事當著
實自力不須更求勾當慮日後愈無涯際恤不可及
也當深思之比見惟勉勵不悉

與孫伯玉

伯玉友舊執事春初遠惟福履清佳老得吾友相心

隣居實夙昔所願方率兒輩結茅樹桑為讀書計不
意有此行也今雖寓此請歸之念無日去心新居草
荆計多勞要當安心勉力庶可必成也因風示報為
幸人行敬附鄙意

向來會見以相愛之故故不敢不盡所言然其辨折
可否頗傷急迫將謂獲罪於吾兄也違別未幾遽辱
誨音知吾兄襟度寬綽或見區區之意本無他也感
慰感慰敬生還草附意懇正遠惟千萬保練不宣

與張仲謙左丞

左相心契執事十九日承手書且聞起居康勝喜慰

不可量衡之拙學無足言者而執事虛心每每問及尚果未知果不足用也雖然盛意不可虛辱竊謂父子君臣寔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與鈍成與否雖古人不能必吾其豈可不聽天命而苟為哉區區只此為是是所以為拙學也材木盤費極厚感意因風奉答兼謝比晤對千萬慎愛不宣

與文子真

向託劉孝叔附書不意就此沉滯靳生行復令附信已不及矣今觀之正宜慎言克已安心靜守紛紜之議不須辨也比夏或得還家當細話此未間惟好自

愛重不悉

與呂伯充

書奉伯充秀才不意凶變令尊文奄棄榮養可勝驚怛舊聞伯充途路中偶與相從及相別心為不忍今惟此難咎何以堪處葬禮遵用遺言依倣古制信道力行至於如此楊元甫之亞也敬嘆敬嘆路遠不及一往慰問悵惘曷可言未間惟以禮自盡區區不宣

與孫伯玉

伯玉友兄執事犬子來知有幼孫之憂而生理又復不遂可勝動念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

人教戒正要於此益堅益壯不可怯懦安也積學力行始亨之端惟千萬自愛不宣

與孫仲謙左丞

左相心契執事犬子於六月二日病歿衡罪逆深重不見佑於神明使禍延所愛肝腸痛慘猶鈍刀割裂仰天長號不知所以為言但犬子初還家飲食尤日進二升時欲持行四月初聞妻子不來病遂日增醫者診之鬱證也由心氣不足親友亦咎衡當時不即挈引還家故致如此病且革果唯不得舒暢使然膺膺之氣不得上下以致于死事已往矣萬悔何及人生脩短固有定數不可改易然淺懷俗見終未能無恨於此也望以是意達之焦氏良親幼孫在襁褓使日得承吾兒後萬謝萬感雪齋侍講郎中三執事皆不及另書望道此意壬辰後憂苦無若今日殆不可生存矣因風幸示教

自大名遷居蘇門其大喜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土也得佳山水也是以藝麻樹桑圖為老計三數年雖所幹未果而志慮愈堅於向時矣

衡頓首再拜啓蘇門之來此迫于明旨俾教授子弟衡以嘗為小庠故不敢昧而不得辭已聞四方之傳

形于謗言聲聞過情之耻宜被一身惟有玷乎諸公
 之明悚懼無既茲復頒以提學之命恩則厚矣憂如
 之何累辭納于宣撫廉公未承見允憂懼薰心感疾
 如舊不能起者旬日矣其不安之勢可以意曉且提
 學主司之職京兆學官日望考校賦詩義論積年于
 是將使無素業者易而尸之於公議自不容安故敢
 上冒威命陳辭于左右真復言于仲晦仲一望諸君
 子因大用而附片言隻字以論撫司得伸卑懇不勝
 拜賜

衡頓首再拜啓邇來草率奉書想不為浮沉然區區

所求至甚切故有喋喋京兆舊有提學每旦望考校
 賦詩論是為所職而衡於學業初不能攻習嚮者雖
 守小庠僅能與童子正句讀釋音訓而已今代領其
 職是羸夫負為烏獲之任也雖骨折筋絕其可勉強
 累復求于宣撫廉公冀為回奉未見允許憂懼薰心
 至于卧病其不安之勢可想見也恃愛舊願致此意
 於仲晦仲一二君子若獲專奉元受恩命教授子弟
 則駕蹇之資可以勉礪庶幾小安也

衡頓首再拜啓復十六日承晦簡知邇日宿疾尚未
 全愈可勝憂想桑根煎固洽肺疾然須從升降浮沉

多加時藥少加治藥以待秋涼雖旦暮未有顯效而他日奉長也氣漸有生發則神祕湯輩可一兩服便驗斯理也嘗與遵邑論之甚不可以迂闊淺近不之信也未知先生以為如何

與某郎中

郎中心契執事別後南歸得守丘壠已遂所願老來情思苦厭喧雜課督兒童種田讀書雖知拙謀心自喜幸農夫野叟日夕相遇與之話言固不盡曉要其中無甚險阻是可尚矣遠辱存記兩枉書教且承雅意肯屬鄉閭迂闊之為亦有同者喜不能寐佇俟

音鄙人有幸湏得會合切望切望

與趙宣撫相公

宣撫相公執事比日車從過覃懷不獲一見可勝悵惘時暑敬惟起居安裕友兄楊元甫隱士也篤信好學操履不苟實我輩所仰重執事時肯眷顧美事也劉成之舊從姚司農今將還家謹托附意比良晤維千萬為國為民自愛區區不宣

代李和叔與兄子書

叔書付兄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來衰頹不振諸子且孱弱未見可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沉

靜敏慧度越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托於王公文
秉也既從學有稱于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隔
遠不得躬加勸督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
于前日耶則本質深沉遽變於歲月之頃吾意汝之
進學果類於前日耶則行人絡繹了不聞勤苦之言
因念家業陵替使汝婚娶之禮不如宿昔之舊可歎
也可愧也三數年來吾以目疾失明凡曰交遊曰故
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遠百里而慰問者昔子夏聖
門之高弟其失明猶曰天乎今況我淺薄之資處憂
患之餘能無動於中乎先人之業欲墜未墜望所

興復吾門者唯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廢其
餘輝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之後為工歟為商歟為
牛童歟為馬疋歟蓋有不忍論者此吾所以重傷隔
別之遠而愈益失明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官業名世
原其所自蓋積於勤學學之於人大矣父子之親君
臣之義與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
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
少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人之表吾見其
謬悠荒唐足陷於自欺而後已也吾衰且老重以疾
廢平時所期於汝者自是愈切不知汝之處心亦果

字百四下
中州名賢文表卷四
如吾之處心乎欲話所懷竟未有便庭除至近也欲
挾引乃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聚於何時

中州名賢文表卷四

中州名賢文表卷五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許文正公

遺書

詩章

觀物

裸袒遊市門逢人遽侵侮俄而被捶撻號痛淚如雨
若輩情不靈妄動招危傾云何大夫士亦甘此由行
行路細如縷間關何權數久久成拙謀一往竟不悟
我始窺其端居寬尚盤桓盤桓非懦怯後事當無難
其二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寧期倏忽幾易位
智者識機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見聞累

遊黃華

我生愛林泉俗事常鞅掌十年苦煩劇一念愈傾仰
峯巒看畫圖雲煙入想像心已久成癖欲忍不可強
荷有敬齋公恒以善相長携我遊黃華一洗塵慮爽
行行嘆竒絕舉目皆勝賞鏡臺聳百嶮瀑布落千丈
石苔積重痕溪風動幽響使我躁競息豁尔心志廣
恍如夢中身翱翔千古上回首聲利場誰能脫塵網
還家擬鄰居求由冀接壤便許樸鈍資於此靜中養

有感

嬌兒未成人病苦不肯退憂傷動中懷慘慘心欲碎
老妻情更惡中夜泣相對何如早還歸山陽墳壠在
生平所願心展轉不得遂十年誤同遊回首只多愧
病連肝肺深因覺妻子累悠悠故鄉情滴滴眼中淚
孤死知首丘人生戀鄉土我心久焦勞宿疾安能愈
所貴還故鄉遺骸近先祖他事足嘆嗟西風動寰宇
歸興不可遏歸程待何時悠悠故鄉心一夕千里馳
西風動霄漢慘慘令人悲况我多病身天涯久棲遲
交遊義難忘豈忍輕別離重念丘壠遠嬌兒正愚痴

字三百五十六个
因循死異邑後世將何遺所願經營日及此未全衰
樹桑墻以下開畦水之湄既得紓困難且可為鎡基
幼無孝悌稱老無恩澤施唯有近先塋一死乃其宜
諸君苦留連雅意金蘭期我自無遐福形骸變焦萎
生平尚求友得友還差池中懷起愁嘆欲別難為辭
試將問吾廬何日當西之緩急有擬議行止更無疑
作詩叙悃歎為報吾親知

送竇清叔

初來識君面此行見君心匡時有長策慮遠憂且深
俗情取近効雅意入幽沉人生貴所依所依貴知音

本貧賤士多君遠相尋未得辦一飯胡為遽分襟
征鴻出遠塞西風動疎林去去渺萬里何年酒同斟
含情望無極白雲障孤岑

讀東門行

貴德德乃顯尚力力為優二者各有時天運非人謀
方其貴德時貧賤固可羞及其尚力世聲譽將何求
人生苟辨此出處皆無憂但恐利欲困由非所當由
足躡虎狼尾手撩虺蛇頭一觸禍患機相尋未能休
所賴天挺才砥柱岌中流處義曲而盡責身重以周
報復不至起冤恨無停留

別西山

大山如蹲龍小山如踞虎煙嵐鬱蒼翠遠近互吞吐
我來蘇門居遨遊成樂土策杖望朝雲捲簾看暮雨
佳意豁塵腥勝槩入談麈使我鬱陶消使我勞瘵愈
生平鄙吝心一洗出千古回首聲利人何殊坐囹圄
遠役非素懷况有跋涉苦吟鞭裊東風遲遲如去魯
芳菲二三月追遊盛梅塢歸來願無違一觴期對舉

林慮山

我愛林慮山不處要路津茲焉幾千古絕彼朝市塵
我來成素交澹澹日益親形骸兩相忘誰主復誰賓
充然樂我饑怡然棲我神朝光連暮色佳意含餘春
衆物欣有托吾廬行亦新詩書誅讀歸况有耆德隣

訓子

干戈恣爛熳無人救時屯中原竟失鹿滄海變飛塵
我自揣何能能存亂後身遺芳籍遠祖陰理出先人
俯仰意油然此樂難擬倫家無甌石儲心有天地春
况對汝二子豈復知吾貧大兒願如古人淳小兒願
如古人真平生乃親多苦辛願汝苦辛過乃親身居
畎畝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濟民但期磊落忠信存莫
圖苟且功名新斯言殆可書諸紳

和吳行甫雨雹韻

山雲突起凌碧虛，惟狀竒態成。須臾驚風急，雨送飛
雹飄驟散，落千萬珠半空光。冷掣電火平地聲，走轟
雷車神龍奮怒乃若此。不識造物將何如，默知嘉禾
半漂沒，坐看積潦橫穿窬。小民咨嗟起愁嘆，謾執俗
議尤當途。當途於今有房杜，機畧自知天下無。有財
足使人羨慕，有勢足使人奔趨。不考陰陽論調燮，肯
紆微歛矜號呼。今年金縢滿千馱，明年好上登封書。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

觀物

心爽星辰夜，情欣草木春。自憐斲喪後，能作太平人。

北門觀漲

雨水添新漲，陂湖沒舊痕。人迷堤口路，船上樹頭村。
歲事知全誤，秋耕未可論。誰憐徭役外，天亦恡深恩。

憶賈君王

賈君清介士，吾輩鮮能群。守志王元伯，甘貧范史雲。
銅臺書廢讀，東郡酒方醺。何日尋先約，青燈共夜分。

病卧

一病連三載，孤身萃百憂。干戈良未已，妻子若爲謀。
生可倍諸弟，歸當老故丘。難忘終始意，忍死更遲留。

不寐

秋宵初感慨展轉不成眠老況青燈外羈愁白髮邊
蹉跎嗟往事安穩憶歸年却起開門望霜清月滿天
戲學老杜去蜀詩

十載他鄉寓千山故國賒如何虛度日不肯去還家
往事知難及餘生度可涯願言心益競無用苦傷嗟

別友人

良朋不易得此去復誰群別酒無勞勸濃愁已自醺
問關花外鳥冷淡日邊雲莫唱陽關徹離聲忍更聞
喜秋情

苦雨傷秋稼朝雲忽放晴碧虛雲盡捲滄海日初升
又客天涯典耕夫隴上情鷄豚并社酒處處是歡聲

喜晴

沈色開晴望春風破客顏綠紆東去水青起北來山
魏府方期往共城已夢還芳菲梅塢盛要醉竹花間
趙氏南庄

曉起北窓涼清談戢羽觴入簾花氣重落地燕泥香
夢裏青山好吟邊白日長秋風載書籍相對築茆堂
夜雨

言雨變秋霖瀟瀟入夜深亂敲驚葉脫清響雜蛩吟

往事十年夢故鄉千里心西風助淒切不管客難任
登城西故臺

薰風不解愠涼氣欲生秋往事都成夢離心祇自愁
蒼皇原上草寂寞水邊丘却憶家山好言歸未有由

病中

花透香風入短檠草抽新綠倚柴荆正憂多病作身
累還喜幽居見物情花爲可觀遭夭折草因無用得
欣榮世間巧拙都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

其二

春來秋去客中情轉首光陰十歲經學苦鍊成心上

赤愁多消却鬢邊青眼前世事番棋局夢裏家山憶
畫屏何日歸同林下友笑談書史挹餘馨

中秋不見月繼實先生韻

撥去塵機得暫閑秋蟾思比去年看誰知黯黯陰雲
合故作淒淒夜色寒好友不來傾醪醑詩人徒想凭
闌干世間萬事難前定付與無心却較安

游孫氏別墅

聞道孫家別業新招呼諸子共尋春紅韜瘦藟花初
動黃染輕梢柳未勻興沉便於生意好風光殊比畫
圖真閑遊對此懽無極慰我年來老病身

病中有感

十載天涯客寄身今年憔悴不堪聞病來與死傳消
息老去無家遺子孫故里歡游頻入夢春城凝眺獨
銷魂如何藉我知音力五畝歸耕沁北村

游黃華

聞道黃華山水好我來一覽氣增豪鏡臺對聳千峯
起瀑水驚噴萬仞高曉色雲烟生洞府霽天霏靄散
林臯憑誰早遂終焉計日日登臨不憚勞

七月望日思親

思却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窓夜靜
語蔬圃春深膝下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期一日變
生離太山爲礪終磨盡此恨綿綿未易衰

桃溪歸隱

果肯歸來學隱淪閑中別有一乾坤可人碧草自生
意入枕朱絲醒醉魂花滿春風看錦浪水明涼月話
黃昏此中意趣知多少莫向簪纓取次論

贈竇先生行二首

西山山下覓幽村水竹隣居擬卜君豈意天書下白
屋便收行李入青雲功名准與英賢立得失防因去
就分萬里風沙渺南北請歸消息幾時聞

其二

莫謝風沙老不禁
斯民久已渴商霖
願推往古明倫學
用沃吾君濟世心
甫治看將變長治
呻吟亦復化謳吟
千年際會真難得
好要先生着意深

謝梁安撫惠田

晚年幽興入幽居
擬即君侯置一區
令德久思親慷慨
佳田今許乞膏腴
太行西對千峰玉
淇水東窺萬斛珠
幸着此身於此老
願從樂正五人俱

用行甫韻

蛟鼉不肯脫淵深
鳥雀還知宿茂林
笑我羈孤成蹇蹇
寒于今衰老復駸駸
困來未易追前事
病久猶當屈壯心
聞道西溪田可得
安棲從此有佳音

晚步西溪

拉友西溪晚步聯
西溪佳景驟秋天
日回林影蒼烟外
風轉灘聲白鳥前
迅走雙輪看磨巧
連安獨木笑橋偏
老年活計尋幽隱
湏擬岡頭置一廛

偶成

屈指年華四十三
歸來憔悴百無堪
遠懷未得生前遂
俗事多因困後諳
百畝桑麻負城邑
一軒花竹對煙嵐
紛紛世態終休論
老作山家分亦甘

字二百九十九
答董端卿二首

性鈍難開似石堅可當名與士人連中懷負報逃無
地老日歸休幸友賢但想諸兒傳世業豈虞千載綴
民編區區力穡何堪道不是顏家郭外田

其二

鑿劇胼起掌中堅檐穩椎高與項連涉世更誰如我
拙保身從昔慕君賢青山有約期終老白日無功閱
舊編慙負新詩未能謝且容竭力趁耕田

和姚先生韻

去去迷途莫問津問來還恐不知真因時用舍固有

命與道卷舒宜在人百尺竿頭愁據險一庵林下樂
爲隣孰輕孰重何須論夢想故園桑柘春

登天王臺

樓閣荆榛幾變更登臨因見古今情當年盛跡無從
問依舊春風草又生

宿卓水

腹餒衣單坐未溫可堪開口話犧文西風更動瀟瀟
竹清徹先生十一分

其二

寒缸挑盡火重生竹有清聲月自明一夜客窓眠不

字二百廿六
穩却聽山犬吠柴荆

其三

水有清聲竹有風
我來端欲豁塵蒙
明朝杖履復西城
路悵望家山翠靄中

其四

山水年來滿意看
只無幽竹伴幽閑
從君願乞龍孫
去我向西城空隙間

大暑登東城

雲間畏日不肯下
天際好風殊未來
安得盆傾三尺
雨暑天一洗絕塵埃

其二

三丈危城日暮登
暑威殊不霽
憑陵何時大華高峯
上細嚼松陰六月冰

其三

本期蕭散築幽深
豈慮煩蒸苦見侵
五夜懊懷眠不
得幾乎消絕愛山心

其四

瘴癘蟠空久不開
壟苗枯死旱成災
蒼生膏寐思霖
雨誰有當年傳說才

風雨圖

南山已見霧昏昏便合潛身不出門直到半途風雨
橫倉惶何處覓前村

別友人

水懷不得遂偃卧惜分陰沁北田園計山東故舊心

詞調

沁園春

自笑平生一事無成險阻備經記丁年去國干戈擾攘
蹤跡飄零魯道塵埃齊封景物旅况悠
悠百恨增斜陽裏對西風洒淚竟斷青冥家園未
得躬耕又十載羈棲古魏城念拙謀難遂丹心耿耿

韶華易失兩鬢星星五畝桑田一區茅舍快與溪山
理舊盟橋邊柳安排青眼待我歸程

鷓鴣天

土塌侵尋半夜風眼羞無睡強朦朧新詩暗琢拳孿
裏往事都思展轉中 膚起粟脊彎弓須知玉汝是
天衷藩間也去隨人乞志立當年濟世功

滿江紅

親友留連都盡道歸程勿逼還可慮干戈搖蕩路途
艱厄萬事豈容忙裏做一安惟自閑中得便相將妻
子抱琴書青山側 行與止吾能識成與敗誰能測

但糲食糊口小窓容膝桑梓安排投老地詩書準備
傳家策使蘇張從此論從橫心難易

沁園春 墾田東城

月下簷西日出籬東曉枕睡餘喚老妻忙起晨食供
具新炊藜糝舊醃藍蔬飽後安排城邊墾斷要占蒼
烟十畝居閑談裏把從前荒穢一旦驅除 為農換
却為儒任人笑謀身拙更迂念老來生業無他長技
欲期安穩敢避崎嶇達士聲名貴家驕蹇此好留中
一點無歡然處有膝前兒女几上詩書

滿江紅 別大名親舊

河上徘徊未分袂孤懷先怯中年後此後 亦醉心
離別淚苦滴成襟 愁多擁就心頭 凡搔
首謾無聊情難 苦 石內消白日青
念歲寒交友以 九月 雁道人生歸去
難雙得 止今何會幾 何時長相憶 養事

四百八

中州文志

卷五

中州文志卷五



